

第十四回 點枝頭侍兒喬醋 連並蒂兩美同姻

詞曰：

風細香飄，一簾花影橫窗好。繡奩開早，粉鈿青春曉；欲撚錢絲，又被鴛鴦惱。愁多少，金錢暗禱，心在瀟湘道。

話說聞生見不是胡小姐，便大嚷道：“何太監如此可惡！把真小姐換了，我同他面君去。”立起身要走，只見那小姐低低說道：“不要嚷！何太監並不曾換。你難道就不認得我？”聞生聽他如此說，便道：“聲音倒有些熟，你是何人？我實是忘了。總之，你不是胡小姐，我去與何太監講話。”回身便走，被那小姐一手扯住道：“薄情郎！你心裏只有胡小姐，忘記我們也罷了，還要假裝不認，好負心的人！”聞生道：“又來奇了！我說有些面熟，只記不起。我生平並不曾做甚歹事，怎麼說我負心？”那小姐道：“我說你記不得，若是記得，不指望你來求親，送在你家裏，你還只為著胡小姐，不肯回來做親。幸喜聽見胡小姐點了去，你肯上本，若是別一個，就不管你閑事了。還說不薄情哩。”聞生道：“你這些話，我一字不解，你快說你是何人？”那小姐道：“去年五月間江裏的事就忘記至此！”聞生把他仔細看了一看，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你可是方小姐的柳絲？你為何在此？”柳絲道：“你既認得，適纔只裝不知。”聞生道：“你不要錯怪了人。去年江中見你，一則夜裏不甚分明；二則你尚是披髮。如今梳起了頭，這怎麼怪我？我且問你，你們小姐今在何處？為何你裝做胡小姐來？”柳絲道：“你只問胡小姐罷了，又何必問我們小姐。”聞生道：“你小姐的事，並不是我負心。我別你之後就到揚州，方纔曉得你老爺在山東，我就要回去央富相公做媒，不意失去盤費，不能回去。後來我中了之後，富相公與我做媒，你老爺回說已許了姓胡的，我纔定胡小姐。與我何幹？”柳絲道：“前面不幹你事，後來送在你家裏，為何不回來成親？”聞生大驚道：“你老爺賴了胡家的婚，又另許了甚麼富貴之家。怎麼說送在我家裏？”柳絲纔把胡同冒認，後來王楚蘭做媒，並要點淑女過門之事說了一遍。

聞生大喜道：“原來如此！我回到臨清，聽見舅舅拿了，就進京來，家中又不知我在京中，並無信來，家中之事並不曉得。如何說我故意不回？只是你點了來，如何說是胡小姐？”柳絲道：“胡小姐同小姐在家，不知為何被太監知道，上門要選。胡小姐只要尋死，我們小姐不忍，叫我扮做胡小姐與他看看，不想就選中了。”聞生道：“原來有這許多緣故。”

就來對胡公說知。胡公大驚道：“如今不可揚聲，萬一傳與外人知道，就是欺君了。只好星夜打發人回去接茜芸來做親。你父母既然先定了方小姐，又如此賢慧，只好兩存。”聞生領喏，又進房來笑著對柳絲道：“你如今是貴人了，怎好屈你在此處？原送你去當貴人罷。”柳絲道：“你只要的是胡小姐，連我們小姐尚且不在你心上，何況於我！”聞生笑著摟他上床，當晚先與柳絲成親，正合於一句曲子道：

鷓鴣先佔枝頭早。

聞生與柳絲成親，他次日起來與胡公商量，打發人回家，秘密請小姐進京。

如今且說二位小姐在家。方小姐設計，將柳絲代了胡小姐之後，茜芸小姐十分感激，纔把一片醋念盡行消釋，要把真心話與他說了，打成一家。便走來謝他道：“承嫂嫂救命之恩，終身感激！只是沒了嫂嫂一個佳婢，奴家來服侍嫂嫂罷。”方小姐道：“姑娘好說，折殺奴家，你我姑嫂之間，如何捨得你選了去？”胡小姐道：“你如今捨我不得，只怕明日哥哥回來，就捨得我了。”方小姐道：“難道你哥哥回來，就拆開了你我不得？”胡小姐道：“他雖不好拆開，我們也難久於聚首，你東我西，如何得在一處？”方小姐道：“正是。姑娘明日不要回南京去，也嫁在蘇州罷。”胡小姐道：“婚姻事哪裏定得。不知今生嫁得成嫁不成。”方小姐道：“那有個嫁不成的。姑娘想是慮沒有才郎配得過你，這倒真是件難事。如今世上男子有幾個通得？我爹爹為我擇了十年，方得聞郎。況且姑娘如此才貌，明日不知怎樣的才郎纔消受得起你。”胡小姐笑道：“消受起你的，就消受得我了。”方小姐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嫁了你的哥哥罷。”胡小姐聽見他如此說，就紅了臉，有些羞差起來。方小姐自覺失言，便解說道：“你們雖係中表，古人溫太真、王無雙也曾做過，有何妨礙！若是姑娘肯時，我情願做小。”胡小姐道：“嫂嫂，莫如此說！若是嫂嫂肯容，我情願服侍嫂嫂！”方小姐道：“若得姑娘常在一處，真是萬分之幸！不要一時高興，卻如此說，後來要行就不肯了。”

胡小姐道：“嫂嫂可是真情？”方小姐道：“我若有一字之虛，使我夭死！”胡小姐見他賭誓，便十分感激道：“嫂嫂你如此賢淑，使人感愧。我有一段苦情，一向要告訴你，又不好說得。如今承嫂嫂如此恩德，我告訴罷。”就把聞生到山東贈金訂盟之事說了一遍。因說道：“如此之事，非女子所當為，只為終身大事，所以如此。如今又蒙嫂嫂肯容，真是萬千之幸也，不枉我從前一片苦心。”方小姐猛省道：“是了，怪道我的回文在你身邊。你們既訂盟在先，一發好了。只是書生薄倖，回文詩我實非有心，他怎麼告訴姑娘？”胡小姐道：“這回文是嫂嫂的麼？不要錯怪了人。他終日拿在房中，如珍寶一般，朝夕諷誦。被我看見，問他何人所作，他只不肯露，被我奪了他的。我至今不知其中之故。嫂嫂，你們的根由也說與我知道。”方小姐就把誤夾詩稿並江中相遇之事，也說了一遍，彼此兩下大喜。胡小姐道：“說便如此說，還有些難處。我的事雖蒙嫂嫂應允，向不知父母之意若何，又不知姑爹、姑娘肯與不肯！就是令尊愛女之心重，恐怕也不肯兩存！”方小姐道：“這倒不消慮得，我爹爹斷不肯為此。”

兩個正說著，只見鄔媽笑嘻嘻的走來道：“二位小姐在此講些甚仔，講了這半日？老爺打發胡叔回來了，說大相公也在老爺那裏。”胡小姐大喜，問道：“胡叔回來了麼？大相公為何在京？”鄔媽道：“有家信在太太處，請小姐去看。”胡小姐對方小姐道：“嫂嫂請坐，我去看了家信就來，看哥哥為何在京。”去了半日纔來，喜動顏色，對方小姐道：“天下也有湊巧的事。”就將胡公的家信裁後半幅遞與方小姐道：“你看。”方小姐接在手中，只見寫道：

我為夜芸婚事，選擇數年，並無東床之後。聞家外甥才貌皆佳，我素有此意，因礙中表之說，是以逡巡。今思古人溫太真玉鏡臺之事，已曾行過，況我受此含沙之冤，未知何日方能昭雪。外甥為我之事，復奔回山左，又被逮入都，殷殷渭陽之誼，竟如己子！我欲將茜芸妻之外甥，而復館之甥室，已與相如當面言定，彼亦欣然。此不惟茜芸終身得人，而我與夫人桑榆之景，亦可以娛矣！一字致令兄，單道此意，閱過即致之。

方小姐看畢，又將與聞公的書也拆開看道：

眷弟胡宗堯拜

弟與仁兄不聚首者已六易星霜。雖尺素頻頻，如聖紫宇；而此中耿耿，終不盡其勞績也。吾兄某出高門，誦經詩，讀史，禮記

走，薄書俗吏，已不啻霄壤。何況更受含沙之冤，三木囊頭，與御史為伍。回想與吾兄相聚一堂，陳說故舊，恐再不可得矣！言之嗚咽。茲有啟者：賢郎因涇陽情切，復走山左，不意李代桃僵，竟被逮入都。幸得沈林老力救得脫。福堂相慰，稍釋愁懷。因思賢郎尚未受室，而弱女茜芸亦十年侍字，雖不可上擬德曜少君，然蘋蘩之事，或可不愧。意欲行溫太真故事，已與賢郎當面言定，想吾兄定不見棄。若得俯俞，則向平之累，皆可以畢。弟倘得生歸里門，將於百花洲前構一小墅，與吾兄朝夕聚首。膝下有人，亦晚年之樂也。何如何如？崑此布懇！”監椿不勝馳戀。家妹想定納吉，同此致意！

姊丈大人臺下

弟宗堯再頓

方小姐看了兩封書，向胡小姐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胡小姐道：“還全仗嫂嫂。”方小姐道：“如今再無不妥了。”胡小姐道：“只不知姑爹、姑娘之意若何。”連忙送書過去，叫人打聽。

且說聞公夫婦接了聞生的信，曉得在京中有了下落，十分歡喜。只是見他書中說當面與母舅定了親，就與夫人商議道：“孩兒在京與令兄定我侄女，偏生我們又定了方家，如今媳婦現在家裏，如何是好？方親家生性古怪的，不可使他知道。我想兒子雖與母舅說定，你我不曾應承，還可以回復。只得寫書回你哥哥。”夫人點頭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聞公就寫回書，說已定方家，媳婦現在家中，不得如命。

胡小姐聽見這個消息，十分不樂。私下對方小姐道：“何如？我說姑爹不肯，又成畫餅，奈何！”方小姐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且等聞郎回來，他自然不肯背盟。倘事不成，我斷不獨歸聞郎，使你有白頭之歎。”胡小姐道：“難得嫂嫂如此為我。只是婚姻之事，父母為主。如今姑爹既已寫書去辭，家父自然罷了。難道好強姑爹不成？縱使哥哥不忍背盟，然父母之命也不好違。遵父命而背私盟，亦不為過。”方小姐道：“慮便要如此慮，且等聞郎回來，再思長策。”正是：

二女同心，其利斷金；

不唯不妒，百計相成。

胡小姐悶悶不悅。過了兩日，有報出來，報聞生特授翰林，大家歡喜不盡。一百年的親、五十年不見面的都來賀喜，合家大小沒一個不快活的。

只有胡小姐喜中帶愁。一日正在方小姐房中商量此事，只見家人來說：“方老爺在外面。因老爺不在，要與小姐說話。”胡小姐一時走不及，避在床後。只見方公進來，一臉怒氣。小姐見了坐下。方公手裏拿一本報、一封書，對小姐道：“你說有這樣的奇事！聞郎在京竟上一本，說胡小姐是他原聘，奉旨給他成親了。”小姐大驚道：“這樣說起來，柳絲倒先與聞郎成就了。”方公道：“他既聘在先，親家就不該又定你了。難道與他做妾不成？”小姐見方公盛怒，只道單為此事，便道：“這事孩兒知之甚詳，正要告訴爹爹，其中或有不得已處。非盡聞郎之過。”方公道：“有緣故沒緣故，也還小可。”就翻出報來道：“還有一件奇事，你看。”就遞報與小姐。

小姐拿起一看，只見翰林院聞一本，為直陳諫臣不職，賄賂夤緣、交通不法事。後面不曾有旨。方小姐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？參的何人？”方公道：“好笑得緊，他參的是我！”就將錢推官的書並聞生的疏稿與小姐看了。驚得木呆道：“這事為何？”方公道：“他不過不願做我女婿，故參了我，又假說原聘胡氏，做了妻子，以便絕你之意，他既參了我，又另娶了，這親事斷然不成！你快些收拾，今日就回去。我與他面君，朝廷去講。”小姐大驚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爹爹請先回，孩兒就來。”

方公恨恨而去，胡小姐出來道：“有這樣奇事！他為何參了令尊來？只怕其中還有錯處。”方小姐沉吟一會，道：“有甚麼錯？莫非他當真因姑娘之故，上疏請了你，又參了我爹爹？”胡小姐道：“豈有此理。我們家中又不曾有信寄去，他在京師如何曉得家裏定親？他如今參錢推官在內，只怕還是因你們前日壞他前程之故。”方小姐道：“壞前程的事，前日江中已說明了；況且他又教富子周做過媒，可見忘情久矣。如今姑娘的事倒成，我的事竟不可知了。你既奉旨成親，他見柳絲不是，自然就來接你。我爹爹見聞郎如此，自然不肯。縱使聞郎有故而然，他也未必能成了。今日就要我回去。爹爹進京，少不得又要上本，如何是好？”說罷淒然。胡小姐道：“嫂嫂說哪裏話！你如此待我，難道今日我的事成，就不顧你不成？我若先你而去，真狗口不如的了，我想哥哥他豈肯孟浪，其中必有緣故。賈有道之事復見也不可。你如今十分疑心，說他為我棄你，我也不好代他辯得，只是我也要進京，不如同了嫂嫂進去。若你事不成，我也斷不拋你而去。總是你我一言之後，死生同在一處。”方小姐道：“姑娘愛我之心，使我感謝難盡！始終相濟倒是我們女人做得來。”

正說未定，只見外面拿轎子來接。聞夫人哪裏肯放，聞公聽見連忙去請罪，方公大怒不理，斷要小姐回去。方小姐無奈，強父親不過，只得辭別公婆。聞夫人道：“孩兒在京，不知我們家中之事。但不知他何故參你令尊，我就寫書說他，你若回見令尊，也要勸解。”方小姐含淚領諾，就與胡小姐作別，說道：“姑娘此別，未知事體若何，還得聚首否？”兩人執手依依，灑淚而別。

回到家中，將胡小姐之事從容對方公說了，又將如今與胡小姐結盟，情願同行之話也說了一遍。方公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也怕他不得，不唯私恩，而且有母舅之命，上本救胡小姐之事，倒也罷了。怎麼參起我來！胡小姐既肯同行，我起早先去，你約了胡小姐，與母親從水路而來，到了京中，我自有的處。”

方公擇日起身，方小姐約了胡小姐。兩位老夫人同舟而行。正是：

同舟相濟，同難相扶；

閨中弱質，反勝丈夫！

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